

廣島春殘

——四十四年前的異域初戀

鈕先銘

『拜啓

昨天在報紙的尋人欄中，看見你的啓事，使我覺得這七八年間的戰禍餘生，並沒有白白的消耗。在我我兩國的八年長期戰爭中，你是軍人，我又一直住在廣島，居然能在萬死一生中還生存着，我們不能不感謝上帝給予的恩澤。但是，先生！恕我不能再和你見面；這并不是因為戰爭的仇恨，抱着生死不相往來的固執觀念。而是因為我在這戰後的七八年間，除了姨母和表弟駿三郎以外，連本國的日本人我都沒有見過一個。

你還記得「廿日市」這個地方的臨海小樓麼？這所舍親姨母的舊居，小樓上兩間斗室，在三十年前，曾做過你避難之所，想不到這七八年間，竟成了我的避世的桃源。

我很恨你，在我這枯澀而寧靜的生活中，又再投下了一顆原子彈；雖然已是止水，總不能不起一點波瀾！同時，我又不得不感謝你；不論是戰爭的恩仇，在你我的心中是如何的深刻？而私人的感情延續，竟使你來登報尋人，

在我看到以後，怎能不感激涕零！

二十餘年的往事，或許我已經完全忘却，也許是沒有勇氣再提！而且在這漫長的歲月中，又經過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大戰爭，縱使只談私人小事，又將從何說起呢？我現在只有僅切取其間的片段，將我這七八年前千分之一秒的實況，用特寫，用顯微，使你能把握著這千分之一秒的瞬間，來明瞭我這一段人生的過程。

時維是日本昭和二十年，西曆一九四五；我計算不起是貴國的民國幾年？八月六日，那一個仲夏的清晨，時間大約在八點鐘以前，孩子們已去上學，外子正忙着配給米的店務，我則正在廊下清掃房屋；突然眼前一閃，是一道紅光，或許是一道青天的霹靂，就在那千分之一秒的瞬間，我不省了人事！

五天後，等我清醒過來的時候，是睡在所郊外的帳篷裏。從那時候起，我才知道：沒有了家，沒有了孩子，也沒有了丈夫，甚至於以及整個的廣島！

寒舍的廊下，曾留過你不少履蹟；那一排

玻璃的落地門，我想你還記得吧？就在其中一扇門上的玻璃，像印花布一樣的整個印貼在我的肉體上，所幸房子沒有着火，傾倒的方向也沒有壓在我的全身，總算苟延了我這一條殘命。

我無法告訴你有關我現在的容貌；因為從那一次起，我就沒有照過一次鏡子；洗臉時我都閉着眼簾，爲了避着水的反映！我自己無法形容，我只能用「面目全非」四個字來供你想像。

到不是因為我現在的醜陋怕見你，因為不再見任何人是我就既定的方針，所以也不能因你而破戒。雖然如此，但你那真誠的友情，畢竟是令我畢生難忘！

在你的尋人廣告中，知道你有一個月時間留在日本；我預備將這封信在一個月以後才發出。投信的地址，你在廣告中既已指定爲駐日中華民國大使館；那末我想縱使你屆時業已離日，這封信也可以展轉的遞達到你的手上，使你可以放心，知道我還生存在這一個世界上。

。但是我有不情的要求，而且你也必需遵守：那就是你以後無論什麼時候再來日本，都不許你再來看我。

人生如朝露，不談戰爭，不談原子彈，當年的綠髮朱顏，今也已白髮蒼蒼，爲了我們永恆的友誼，永遠保持着青春的相互印象，這不也是最好的辦法麼？

小樓欄外的海光山色，仍復當年，昔日你所伏手之處，也就是我頻頻憑吊之區。貴國有一句名言說：「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！」就用這句話來代表我們的人生，以及我們永久的友誼。

淨涼的斗室，映着夕陽的餘輝，在斜照中我跪在榻榻米上，真誠的爲你祝福。

昭和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

服部福子拜啓

× × × × ×

這封信是由駐東京中國大使館一位朋友轉給我的，但是這并不是在我那一次赴日的期間，而是我訪日後第七年。信上寫的時日是昭和二十八年（一九五三），而收到信的時日是昭和三十一年，也就是一九六〇；竟隔了七年之久！一封信的傳遞，怎會延誤到如許呢？信封已經那樣的陳舊，信紙上的縐紋也表現着幾經磨折，好像是翻閱過多少次。在同一封信裏，却附了一張新紙的便條，這就是說明了這封信遲到了七年的原因。

『表姊福子，戰禍餘生，昨奉主召，天堂是登，整理遺物，發現斯信，敢呈左右，以誌

友誼之永恆。

昭和三十五年十月五日

牧師山田駿三郎拜啓

× × × × ×

比治山麓清兵之墓

一九五三年的六七月間，我在大陸工作處工作，奉命出差韓國，這正是韓戰膠着的時期，在釜山、大邱、漢城、仁川，來回的跑了多少次，總算工作告一段落，便隨着駐韓武官龔將軍轉到日本，打算再耽擱一段時期，然後回到台灣。

龔將軍是我們派赴駐韓的武官，所以在韓的期間，我的行動，一切都聽他的指導。可是一到了日本，由於言語上的方便，龔武官只好多聽我的了。好在訪日的任務，比較在韓的工作要輕鬆得多，因之我們在釜山登機之前，便商訂了一個行程。第一站先飛到日本的岩國，這是在日本本島的西南端；在這裏我們決定放棄一段空旅的權利，改乘火車，經過廣島、大阪、京都、名古屋，而到東京。其中最主要的是去看一廣島；雖然距離原子彈的轟炸，已歷七八年之久，但是廣島受創極深，當時還沒有完全恢復，戰禍的遺痕，猶是瘡痍滿目，頗爲值得我們去觀察和憑弔；何況廣島是我留日時曾經就讀之地，平添着我個人許多追思的感情。

我們到達廣島是一個炎熱的清晨；在車站的週邊，已有許多建築物的復興。可是整個的廣島，已不復是舊時的風物，當時雖然距轟炸已七八

年之久，而仍然是瘡痍滿目，慘不忍睹。尤其在我，是一個住過廣島的人。

據官方的統計，被原子彈所轟炸的損失：死者是七萬八千人，負傷和行蹤不明的約五萬餘人，建築的破壞，竟達百分之九十二點幾。這是初步的發表，在當時日本的軍方，根本猜測不出原子彈到底是什麼神密的武器，不敢誇大其詞，同時也想掩飾着一些敗績，所以所有的統計，都是十分保守的，而實際的死傷，竟然是達到二十八萬餘人，和建築物一樣，其比率也是百分之九十二以上。我在未重臨廣島以前，本想作一次前後比較觀；但是一旦到了廣島，却無從作比較起，因爲舊的廣島完全毀滅了，現在所見到了的是從廢墟中所逐步重建的。

我和龔武官參觀了和平紀念館，這就是原子彈爆發的中心；最後我們到了比治山，所謂山原竟不過是一處土丘而已，只是廣島近郊的高地。這處名爲山而不是山的丘陵，在歷史上却相當的有名；不僅足以俯瞰廣島的全城，而且在甲午年中日那場戰爭中，廣島還是日軍的基地，所以在比治山上建了一所叫做「御使殿」的房子，是明治天皇的臨時指揮所，也可以說是決定那場戰爭的參謀本部。所謂「殿」，則不過比土地廟大不了許多的小建築物而已。

在民國十七八年我留學廣島的期間，比治山已劃爲廣島的風景區，小學生的遠足，情侶們的散步，畫家的寫生，都是好地方，我也不知去過多少次。一座近郊的丘陵，本身也說不上有多少的秀麗，可是因爲離城十分的近，而且可俯瞰這一

處水鄉，廣島有被稱為東方的威尼斯，自古也比擬過二十四橋明月夜的揚州。

在比治山的後面，却是一處墳場；山脊成了一道分野線，右邊是蠶塵的城市，左邊是綠野的田園；真是名符其實的分野，在那一片荒涼的墳場地區，却很少人跡。

有一次我和前述的福子越過了那分野線在散步着。那時我才十七，而福子也不過十九，雖不能說是青梅竹馬，但也不是成人的戀愛；非常偶然越過了那條山脊，走向那荒涼的墳場。野望雖然是無涯的葱翠，而腳下却是墓廬已宿。我用腳一踢，突然發現了一塊墓碑，碑石已經歪斜，而刻字却尚能模糊的認清，赫然現着的是：「清兵×××之墓」。

第一次中日戰爭是明治廿八年，也就是西曆的一八九五，距離我發現這塊墓碑，總有三十四五年了。現在又隔了四十多年，我已不復記憶着那位同胞清兵的姓氏；無疑的是在那一場戰爭中被俘的，而却又死在廣島；比「李陵答蘇武書」上所說的：「遠適異域，昔人所悲」這句話，來得更慘。

我這無意而突然的發現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個什麼感覺，便雙腿一屈的跪了下來，注視着那塊墓碑，久久的沒有開口。福子到底比我大兩歲，比我懂事得多，她走向墓地的傍邊，摘了一把野花，插在那清兵墓碑的前面，然後把我牽起來，共同的作了一次祈禱。在一段很長的歸途中，我們都一直沉默着。

事隔二十幾年，我和龔武官又同到了廣島，

回溯往事，我建議再上一次比治山，一同去找一找那位清兵的墳墓。可是廣島已經過了一次浩劫，比治山變成了一處很大的墳場，埋葬的多是原子彈下的犧牲者；再也找不到那塊歪斜的墓碑。二十五年中，我當了職業軍人，也經過了一次死生搏鬥的戰爭，中年人的感懷，更非當年的學生時代可比，所以雖然再也沒有找到那一座墳墓，而我却仍然是雙腿跪下；我祈禱着，我默念着放翁的名句：「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」。清兵雖不是我的家族，而却是我們軍人的前輩。

同時我又想起了福子，希望她在一場無辜的浩劫中，能「在劫而不在數」，還能安全的生存着。

午飯的時間，我個人抽了一點空，瞞着龔武官，叫了一輛三輪的街車，當時廣島還很少四輪的「的士」，到福子的舊居附居，兜了兩個圈子，正如蘇曼殊大師所說的：「欲一尋兒時的曲巷，已不可得。」在不勝懷念的情緒中，我便轉到了「中國新聞社」的報館，登載了一條尋人的廣告。

在廣島那個地區，日本人稱之為「中國地方」，這是為時已久的歷史稱呼，當然與我們中國并無關連。日本的報紙，除了「朝日新聞」，「每日」或「讀賣」幾家全國性的報紙以外；還有些地方性的報館；特點是對這一區地方的商情，有着較詳細的記載。福子的家庭，在廣島是一家上級的米商，所以一向是訂閱着「中國新聞」。既然沒有因為戰爭而輟刊，所以我選擇了這家報

紙而登了一個尋人啟事。大意是說我又來到了廣島，而且在日本也有一個月就快滿，希望福子見報後能通一封信，我還可以折回廣島來拜訪她。通信的地址，我註明請駐日大使館崔萬秋先生轉。

當天的夜車，我和龔武官便去了京都，又轉到東京，經過了二十多天，并沒有一點福子的消息。近三十年的時間，空前的大戰，千萬人的浩劫，一段小小的尋人啟事，能挽回失去的一切嗎？石沉大海，本是預料中的事。廿年的回憶，二十多年來一線的希求，又復落空，剩下的只是不勝惆悵的心緒。

因為沒有獲得福子的回音，所以歸航我也沒有折回廣島，可是對於福子，却始終不能忘懷。

× × × × ×

青梅竹馬漫憶江坡

民國十七年，我就讀於日本廣島高等師範，這是廣島的最高學府，也是爾後改為文理科學的前身，當時是一所專科的學院而已。在廣島的中國學生，一共只有二三十人，都在同一學校裏；雖然也有學寮式的宿舍，但是中國學生，誰也沒有住進過學寮。都是在民家租一間所謂「貸間」，其意義便是租賃一間房子。當然這要比起學寮要貴一點，可是却比較清靜而又方便。我當然住過許多的貸間，三個月一調，兩個月一搬，本來學生就沒有什麼行李，日本的房子又用不着家具，搬家等於上館子，隨時可以調換環境。

一個偶然的機會，經同學崔萬秋的女友橫山喜代子的介紹，我搬入了一家米店後進的「離室」。日本房子大都是相通的，拆去紙門，簡直像一所涼亭，因此稍為講究一點的建築，都有一間離室；顧名思義，是一間離開正屋的房間。本來這都是作為主人的臥室，以取其清幽。可是這家姓服部米店的主人，人口甚少，除了夫婦外，只有一位獨養女兒福子，還有一位十三四歲的姨侄叫做山田駿三郎，因為山田的家在鄉間海邊的「廿日市」，所以駿三郎進了中學之後，便寄居在廣島市內的姨母家裏，服部一家四口，用不着那麼大的房子，於是一間離室，反而空了出來。

服部米店本來是中上級的商家，從來也沒有過想將這一間離室出租；因為福子和萬秋的女友橫山喜代子是同學，經她介紹，我就搬進了服部的家。這一般實商人的家庭，是刻苦，忠厚而兼和諧，他們幾乎將我當成家人，真是給與一個背井離鄉的學生，不少的溫馨和和暖。

福子是獨生女，當然是一家之王，父母寵愛備至。這一位中等身材的姑娘，談不上十分的秀麗，身體却是非常的健美；受着相當好的教育，有一種說不出的日本女性傳統嫵媚和溫順。當時她還比我大兩歲，一個十九歲的姑娘，當然比一個十七歲的男孩子成熟得多；所以我從來沒有將她當成戀愛的對象，十七歲的男子，也根本不懂得什麼叫做戀愛。

在放學或者假期，我們常常一塊兒遊玩；有時也有崔萬秋和橫山喜代子，以及她的小表弟山田駿三郎。談到玩，我無寧說喜歡和駿三郎在一

道；我們有共同的嗜好，打球，划船，甚至於看電影。比如我們就歡喜日本古裝的打鬥片；而萬秋和兩位小姐則非文藝片莫屬。駿三郎雖比我還小三歲，到底都是男子，有男孩子的共鳴處，對於姑娘們的扭扭勁兒，都不十分的欣賞。可是駿三郎雖然和我很好，然而他却受日本式的教育，總有一點藐視中國人的潛意識。

記得有一次我們約同一道去游泳，除了崔兄當然不會參加這種戶外運動外；橫山喜代子、服部福子和山田駿三郎和我，一共四個人一同到了海水浴場的「江坡」。

「江坡」和「宇品」是廣島海岸線的兩處突出地，而相對的構成了一個海灣。宇品港便是第一次中日戰爭（一八九五）的陸軍運輸港，距離江坡在直徑上就有四五公里，若從陸路市區的繞道，至少在七八公里以上。

我們四個人一到了江坡的海邊，喜代子和福子便提議游過這一個海灣到宇品去；而差使着駿三郎將衣服經陸路送到對岸。我雖然不完全是個旱鴨子，但是要游過一條幾公里的海岸，却是頗有難色。於是我說：

「你們兩位游過去吧！我和駿三郎一同坐電車送衣服到宇品去。」

「什麼？」駿三郎搶着接腔說：「你既不要游，那末就連我的衣服也帶過去吧！我和表姊一同游過去。」

沿海的民族，從小就在水裏泡慣了，一個十三四的孩子，能游幾公里，本來是家常便飯。但是就因為我不會游泳，所以又成了駿三郎譏笑

把柄。

「你們支那人都不會游泳！」在宇品的一家冰店裏，駿三郎一面休息，這樣的對我說。

「我們不是沿海的民族，不像你們是島國」

「書上說你們也有幾千公里的海岸線。」

「你知道我的家鄉在那裏？」

「支那」。駿三郎毫不猶疑的叫着。

「不要叫支那好不好？」我抗議着說：「中華民國有多大，你在書本上讀過麼？我的家鄉是在內陸的蒙古，我講一件我們蒙古的故事給你聽。」接着我說：

「照我們蒙古的規矩，要去拜候一位長官，照例要帶一匹馬去當禮品。有一天我爸爸指定要一匹棕色的馬去送禮，但是馬羣正在艸原上放青，家裏一時又人手不够，所以只好叫我那九歲的妹妹去牽那匹馬回來。我妹妹騎了一匹沒有配鞍的馬，來回跑了二十多里，用一根繩子，將那匹棕色的馬套了回來。駿三郎！你會麼？」我笑着問他。

「不會！」駿三郎紅着臉回答；可是他對於我上面的故事，却聽得來非常入神。

「你真是蒙古人麼？」

「當然是的。」我說：「不過我們已經漢化了幾百年了，我的祖先是跟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來到中原的。」

「啊！成吉思汗！」福子半思索半調侃的說「那個偉大的蒙古帝國，橫跨着歐亞兩洲，他們唯一的遺憾，是沒有能征服日本。」